

首爾示威手記：女權與酷兒行動者們，如何找回廣場上的聲音？

她/他們把遊行變成街頭蹦迪，廣場變成講述生命故事的開放麥，在K-pop與政治口號間，試圖創造出一個更平等的廣場。



2025 4 4

KCSVRC

南韓前總統尹錫悅因發起戒嚴引起的政治風波，已過四個月，期間國會發起彈劾，檢方近期則以內亂罪起訴尹。4月3日，韓國憲法法院就彈劾案進行表決的前一晚，靠近法院的Yulgok路上擠滿示威人潮。結果尚未知曉，現場氣氛卻意外地輕快：剛吃過飯的大叔沿路大喊著「下台！」，舉標語的阿姨邁起舞步穿過人群，人們圍成圈跳舞、歌唱、大笑、拍照合影，與幾日前忐忑和彼此打氣的氛圍截然不同。

我被一陣樂聲吸引而停下腳步，距人群不遠的松岷公園草坪上，黑管、長號和口琴交織出熟悉的旋律，學生模樣的年輕人們圍著吹奏，合唱「少女時代」的出道曲《Into The New World（再次重逢的世界）》：「**ㄱ ㄱ ㄱ ㄱ ㄱ ㄱ ㄱ ㄱ**（我愛你就憑著這一股直覺）/ **ㄱ ㄱ ㄱ ㄱ ㄱ ㄱ ㄱ**（來到夢想與掙扎的盡頭）」

這首歌自2016年梨花女子大學的學生抗議以來，便成為流動在南韓街頭的社運之歌。在八年前要求彈劾朴槿惠的現場、八年間一些女權酷兒公民團體的集會，以及這次長達122天的抗議中，它都如紐帶般串連起公民行動的記憶。

吹奏者外圈，是「奇形怪狀」的抗議旗：百合漫畫，「大學生躺平聯盟」，「霍格沃茲魔法學院」，寫著「I don't need sex / Because / The government / Fucks me everyday」的無性戀旗，藍粉白相間的跨性別旗.....我還未來得及用翻譯軟件捕捉完全部內容，合唱便落下尾聲。短暫停頓後，一個女聲突然喊到：「Free Free Palestine!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— Palestine will be free!」

十八天後（4月21日），韓國中央地方法院就尹錫悅「內亂罪」進行第二次開庭。這一次，法庭首次允許媒體拍攝，尹錫悅坐在被告席的畫面公開播出，成為南韓第五位接受審判的前總統。

首爾街頭已不再像過去4個月那樣佈滿標語和口號。但當《Into The New World》響起，那個議題交織、充滿創意和感染力的現場似乎又回來了。我好奇，所謂主流民主運動的舞臺上講述著怎樣的故事？曾被視為邊緣和少數的女權主義者、酷兒行動者們，是如何在首爾的廣場上找回自己的聲音的？



2025 3 39

宣判前的一週

「ㄱㅇ (彈劾)」，是第一次來到韓國的我，學會的第一句韓語。

3月29日，與去年12月3日尹錫悅宣布戒嚴以來的每一個週六一樣，市民與各公民組織再次發起集會與遊行，要求憲法法院盡快就彈劾案做出表決。

當天下午兩點，我抵達普信閣門前的一場集會，主題是「彈劾尹錫悅，我們平等地走下去吧！」剛靠近人群，我手上就接連被塞滿傳單——講述住房困境的報導、關於殘障人士的報導、批判尹錫悅不公平勞工政策的單張、黑底紅字的「彈劾尹錫悅」手幅、以及印有「捍衛LGBTQ權益」的進步彩虹標語。

下午4點左右，集會分成三組遊行。因「ㅇ」的發音與中文「罷免」接近，加上口號不斷在街頭回響，我走在人群中，很快就跟著一把節奏鮮明、充滿力量的女聲，學會了這句口號：「ㄱㅇ—ㅇ! ㅇㅇ! ㅇㅇㅇ ㅇㅇ! (音似：罷免！罷免！尹錫悅罷免！)」

儘管，罷免 (recall) 與彈劾 (impeachment) 有著細微的概念分別。

遊行隊伍繞行明洞商業街兩圈後，沿路向北，最終匯入光化門廣場，與其他公民團體會合。直到此刻，我才驚覺當天參與的人數，遠遠超出我的想像。在我們抵達時，整條入口街道，整齊地坐滿了人潮。

那天是民間俗稱的「倒春寒」，最高氣溫只有7攝氏度，數十萬人裹著棉衣坐在地上，有小孩，有坐著輪椅的殘障者，還有大片或深藍、或深紅的制服——那是工會成員。在我們經過時，所有人舉起手幅高呼：「☐☐！☐☐！（彈劾！彈劾！）」



2025 3 39

穿過人群，在廣場的後方，集合著過百張抗議旗。這些旗子大多由個人帶來，有貓貓旗、「國際獨角獸保護協會韓國分部」、「鬼殺隊」、「全國公主協會」、「貧窮藝術家協會龍山分部」、「寫論文時離家出走的人」、「華山劍派」……還有遍佈各個角落的彩虹旗、跨性別絲帶。

延世大學學者Lee Kihoon解釋，人們試圖用這樣的方式表示，即使是我們這些與政治團體無關的人，也再無法接受這樣的狀況。

廣場另一端，是一整排五顏六色的帳篷，凍僵的人可以去領取熱茶與補給。即使如此，到晚上7點，站了一下午的我已開始止不住地發抖。

就在此時，廣場各角的音響同步響起，人們起身亮起應援棒、螢光棒，因人數眾多，分兩條路線、跳著舞進行當日最後的遊行。

數十萬人就這樣，在首爾市中心的馬路上一邊揮舞螢光棒，一邊跟著音樂與口號節拍吶喊。沿路播放著不同類型的韓語歌：運動會常見的應援曲《Highway in the gale（疾風街道）》，《請回答1988》中的經典插曲《Don't Worry（你不要擔心）》，熱門的Kpop，熟悉卻叫不上名字的韓國民謠，甚至還有日漫《數碼寶貝》的主題曲《Butter-Fly》——改成了韓語版。

熱烈的氣氛下，我甚至掌握了口號的節奏，《疾風街道》唱至副歌最後一句，在歌詞「☐☐☐」（奔向你）重複的部分，人們會齊聲喊出：「尹錫悅罷免！尹錫悅罷免！（音）」。

兩天後，4月1日，韓國憲法法院宣布，將於週五公布尹錫悅彈劾案的表決。當晚，由超過170個公民團體組成的「尹錫悅下台與社會轉型大聯合」（下稱「大聯合」），發起「24小時緊急行動」的連續抗議。他們的訴求是「8：0」——希望大法官全數通過彈劾。

隔天早上，我再度走進廣場，在大大小小的帳篷和裹著錫紙坐在、睡在地上的人群中，撿到一張黑底白字的貼紙，寫著：「渴望回到日常生活的人們。」



2025 3 29

122天，酷兒與農民站在一起

對許多經歷這場抗爭的人來說，通宵並不是第一次。畢竟，他們已幾乎在街上住了122天。

「回想起來，像是10年前發生的事。」李浩林與車頌賢不約而同地感嘆，她們受訪時，距尹錫悅被成功彈劾已過去一週。

我是在Platform.C的旗子旁認識車頌賢的。她生於1999年，關注氣候正義，目前是在讀研究生，也是一名酷兒。Platform.C是關注東亞公民社會連結的社運組織。李浩林（Horim）則常出現在麥克風前，她是「尹錫悅下台與社會轉型大聯合」的17位聯合主席之一，也是公民組織「Rainbow action」的主席。

「4個月裏，平均每週都有2至3天在街上。最誇張的一週，6天都在上街。」車頌賢回憶，甚至去年聖誕節，她與女友也是在集會現場度過的。

抗議開始於去年12月3日，前總統尹錫悅突然宣布戒嚴。此後至1月中旬，尹被捕，示威者們發起了多場通宵抗議與深夜集會。李浩林說，當時人們對司法體系仍抱有信心，普遍認為憲法法院會在2月底或3月初作出表決，卻沒想到一延再延，甚至在國際婦女節當晚釋放這位被民間譏為「反女權主義者」的前總統。

尹錫悅曾主張廢除韓國自1998年應國際人權體系建立的「女性家庭部（Ministry of Gender Equality and Family）」，主張引入外勞且不受最低工資限制，宣稱是女權主義者造成了低迷的生育率，稱韓國已不存在性別不平等，因而被民間稱為「反女權主義者」。



3月7日，首爾中央地方法院批准尹錫悅的取消拘留申請，翌日，尹錫悅在被拘53天後釋放。

隨後，李浩林在內的17位公民社會聯合主席在光化門紮營，發起絕食抗議，最年輕的絕食者是20多歲的學生聯合代表。一些其他在野政黨及議員之後也加入了紮營和絕食。抗議在3月變得頻繁，人們對於尹錫悅和憲法法院延遲的憤怒愈演愈烈。李浩林說，這一個月，她至少在街上睡了15天。

另一邊，出於共同憤怒上街的人，也在廣場上生長著新共識。車頌賢和李浩林都提到了12月底的「南泰嶺事件」。

2024年12月16日，為抗議尹錫悅政府否決《糧食管理法》、發動戒嚴等政策，農民們開著30輛農用拖拉機，自位於東南部的慶尚南道一路北上，計劃以20公里的時速，行駛6天抵達首爾。但在即將抵達首爾的12月21日中午，被警方阻攔在首爾南部的南泰嶺山口。

36歲酷兒女權主義農民「[A](#)」，在社交媒體發布了拖拉機被砸碎窗戶、農民被警方強行拖出窗外、遭到毆打的視頻。信息很快被傳開，幾個小時後，大量年輕人開始湧向南泰嶺。

這場突發的集合延續了一整晚，人們在這個意外的廣場上唱歌、跳舞、交換故事，揮著應援棒喊口號：「把警車開走！」。60、70歲的農民們唱完農歌與《女性農民歌（『[A](#)』）》，20、30歲的年輕人們便接著唱起韓國搖滾樂隊Cherry Filter的《Sweet Little Kitty》、廣場上唱了無數次的《Into The New World》。全農電視台的現場Youtube直播，直到凌晨5點半仍有近3萬人在觀看。

「之前的集會上，發言主要關注彈劾和尹錫悅本人有多糟糕，」車頌賢說，「但南泰嶺那晚，人們開始上台講述自己的生命故事。」李浩林半開玩笑地說：「那晚像Open-mic（開放麥）」。



| 2025 3 39

有來自光州的女性，講述自己含著圓珠筆學習首爾口音；有農民批判以「智慧農場」為重點的農業政策；有年輕的女同性戀，分享被伴侶媽媽接受的經歷；有華裔移民、同時也是性小眾的行動者，分享自己被孤立和歧視的經歷。

「我以前覺得農民的生活，和住在首爾的酷兒很遙遠，」車頌賢說，「生命經驗不同，痛苦也很不同，但人們卻因南泰嶺的相遇，而聯繫在一起，彼此聆聽和理解。」

天漸漸亮起來，前一晚關注南泰嶺的人們，開始送來雞肉粥、紫菜包飯、藥品、杯麵等，媒體與在野黨的議員也陸續抵達。12月22日下午3、4點左右，經歷了28個小時的對峙後，警方放行了30輛拖拉機。

人們歡呼：「我們贏了！」「農民勝利了！」農民們向到場支持的年輕人表示感謝：「你們是最好的女兒！」一位年輕人笑著回應：「我不是女孩，我是非二元性別者。」農伯說：「好的，我會記得！」

李浩林說，「好的，我會記得」一度在社交媒體中熱傳，農伯未必理解「非二元性別」是什麼，但他沒有表達反駁或厭惡，而是說，「我會記得」。

「對年輕的酷兒們來說，希望從父母、老師、或其他年長者那裡得到的就是這種態度，未必是深刻的理解，而是被聽到、被看到，」李浩林說，「這對老一輩來說是個很好的機會，可以打破他們對LGBTQ+和其他年輕一代的刻板印象，同時，也是年輕人們打破對老一輩看法的機會。」



8年前後，建立更平等的廣場

「由於武力不對等，以前的抗爭是更激烈和暴力的。」高中時代起參與學生運動、做了30年公民行動者的那英說。她目前是倡導性與生殖正義的公民組織「SHARE」的負責人之一，2024年12月5日，參與發起了對尹錫悅戒嚴的全球女權主義者聯合聲明。

那英說，自己讀書的90年代，曾有大學生被當眾打死，當時，政府派出由輔警組成、不穿警服、手持棒球鐵棍等的「白骨團」，鎮壓學生運動，學生們則用花瓶、汽油彈反擊。後來，越來越多的公民希望以和平方式集會。於是，雖然李明博、朴槿惠政府都使用了水炮車，人們還是認為，「要以更歡樂、和平的方式抗議」。

八年前，2016年要求彈劾朴槿惠的抗議中，「燭光」是主要的象徵。八年後，K-pop應援棒則成了新的抗爭文化。八年前，大量女性行動者的面孔已然可見；八年後，女權組織、性別平權的NGO、大量彩虹旗和跨性別旗，在這場社會運動中愈發不可忽視。

事實上，彈劾運動初期，酷兒和女權的行動者們就積極投入其中，參與組織與推動。

對李浩林而言，酷兒不應只是支持者，更應是行動的主體，因此在公民抗命聯合中擔任聯席主席之一。那英參與了《社會變革任務》的起草和討論，這份由公民社會聯合提出的藍圖，涵蓋11個領域、超過300頁的內容。而在街頭行動開始不久的去年12月，十數個酷兒女權公民團體便組成「女權酷兒民主網絡（The Feminist-Queer-Network for Democracy）」，她們希望，打造一個不厭女、不恐同、彼此尊重的廣場。



| 2025 4 3

「歷史上，女性從未缺席廣場，」94年生的Kim Yeojin說，「廣場要看到女性，且要以女權主義的方式進行，這應該是一個沒有仇恨、不厭女的空間。」

Kim是韓國網絡性暴力應對中心（KCSVRC）的共同創辦人。她受到2015年起南韓「Feminist Reboot」運動的啟發，與同伴在2017年創立該組織，專注反對線上性暴力與性別仇恨。

「Feminist Reboot」是指2015年後在韓國重新興起的女權主義浪潮，包括當時社交媒體上「#IAmAFeminist」的宣言、流行文化中的性別討論、以及數個女權主義網絡論壇，也被認為是韓國第四波女權主義——關注女性賦權、交叉性、和數字權益。

去年12月，尹錫悅宣稱戒嚴後不久，KCSVRC、那英所在的公民組織「SHARE」、南韓反家暴熱線、Platform.C、身心障礙女性協會等十幾個公民團體，組成「女權酷兒民主網絡」，以「女權主義者要求尹錫悅下台」、「男子氣概失控的時代結束了」等為口號，上街參與彈劾尹錫悅的運動。

「當標誌性的歌曲《Into the New World》響起，當人們拿著麥克風說自己是女權主義者，我感受到，這是屬於我們的運動，」Kim說，「我想，這次的廣場可能會比彈劾朴槿惠期間的廣場好一些。」《Into the New World》近年來曾多次用於南韓女權主義集會、首爾酷兒文化節等當中。

李浩林也提到，過去的民主運動集會和遊行中，曾出現對女性的性騷擾，一些示威者會使用對女性、酷兒、或殘障人士有歧視性的冒犯言語，但這4個月來，每次集會，主持人都會宣讀平等和包容的集會倡議規則，如同「抗議的新文化」。



| 2025 4 3

在1月5日的守夜活動上，「集會示威人權監察小組」的代表、律師朴韓熙（박한희）登上講台。

「集會的安全意味著什麼？」朴韓熙問到，「不只是警察不能剝奪集會自由，更是在這個空間裏，每一個人都該感到安全和平等。」朴韓熙說，網絡和線下仍有一些仇恨言論、對少數群體的嘲笑和歧視，「我們都有不同的性取向、性別認同，有不同程度的身心障礙，來自不同的背景，但我們都是渴望民主的公民。」

「一個沒有仇恨、更多元的集會，可以凝聚更多人，讓我們變得更強大。」發言的結尾，TA提到，自己是江原道人，畢業於一所男子高中——江陵高中，但TA是跨性別女性，也是跨性別女性的律師。

李浩林強調，這不是性小眾第一次出現在廣場上。

她所屬的團體「LGBT人權團結」，起源於1996-1997年工人運動期間的「反修改勞動法同性戀聯盟」。而性小眾的抗爭也離不開其他民間社會的聲援。例如，2011年，公民團體佔領首爾市議廳，要求頒布《首爾學生人權條例》，條例首次將「性取向」和「有懷孕或生產經驗的學生」納入禁止歧視的範圍。

一位勞工團體的發言人，也在1月15日「我們的時代不同了」主題集會中講述到，2011年曾與職場性騷擾的倖存者一同到女性家庭部大樓下靜坐抗議，遭警方阻攔不能搭帳篷，卻又遇到瓢潑大雨，是一位性小眾朋友帶來帳篷，讓她們得以持續長達6個月的抗爭，並取得了勝利。

「故事是有力量的，每一個參與集會的人，曾經或許不了解LGBTQ+、女權主義者在抗爭什麼的人，也聽到了這些故事，」李浩林說，八年前，參與民主運動的人或許還沒有很強烈的意識，但這一次，即使是曾經所謂主流的民主運動人士，也意識到需要為對少數群體的歧視和仇恨做些什麼。



2025 4 3

「下一章」

4月4日上午，韓國憲法法院以「8:0」通過對尹錫悅的彈劾。同日中午，「女權酷兒民主網絡」發表聲明寫到：「對反女權主義者尹錫悅的成功彈劾，是由整個冬天守在廣場上的公民實現的，是由那些社會中被視為邊緣的人實現的——女權主義者、酷兒、殘疾人、移工、青年、兒童、工人、和農民。」

傍晚，「尹錫悅下台與社會轉型大聯合」也發布聲明，提出要從「政府更迭，走向政治更迭」，希望創造一個「沒有人會被拋棄」的社會。

「彈劾只是開始，仍有很多問題尚未解決，」車頌賢說，「被解僱的工人還在抗議，反歧視法推遲了十多年仍未出臺，排外、恐同、厭女的極右翼正在崛起，甚至在我們的大學裏，一些極右翼學生會撕掉我們的海報。」

事實上，在彈劾尹錫悅的集會現場，隔著警隊的另一邊，便是支持尹錫悅的示威者。他們多來自保守教會，支持特朗普，他們同時舉著美國國旗與韓國國旗，喊著：「Make Korea Great Again!」他們喊「Stop the Steal!」認為，國會被在野黨把持是因中國的滲透，甚至女權主義者、酷兒群體、反對尹錫悅的人，也是來自中國勢力。

那英說，全球經濟停滯的時代背景下，有不少人懷念朴槿惠的父親朴正熙執政時代，縱然是專制的強人政治，卻也令韓國實現迅速經濟發展。朴正熙曾在1961年發布「非常戒嚴令」，在尹錫悅的支持者眼中，尹錫悅是能再次帶來經濟奇蹟的強人。

「經濟」也是彈劾後，南韓再次大選的關鍵詞。無論是尹錫悅曾經所在的保守陣營、國民力量黨，還是目前國會佔據大多數席位的共同民主黨，「經濟」、「發展」、「科技」都是候選人們的關鍵詞。

「坦白說，這是我覺得比以往都艱難的時期。」那英說。她回憶起2016年彈劾朴槿惠時，人們還曾期待所謂的「女權主義總統」文在寅能帶來改變，現實卻是 #MeToo 運動期間，他的幕僚及所謂「接班人」被爆出性騷擾與性侵。如今，兩大黨都更趨保守，他們更在意遭遇經濟危機，並認為是女人、移民搶了人們的工作。

「如今我們的社會，需要很多場大討論、大辯論。」那英說，人們不能再指望選出一個執政黨，而要靠自己推動關心的議題、爭取權益。



2025 4 4 Kim Yeojin

「民主黨總是把反歧視法、酷兒權益、女性權利放在後面，」車頌賢說，「他們總覺得這些不如經濟重要。」

Kim也認為，推動相關法案、政策，推動性別意識的普及，或許更為實際。她舉例，強化網絡性暴力的懲罰制度，獲得了兩黨議員的共識，但問題在於落實。她又問：「日本去年通過了『非合意性交』的新法定義，韓國會跟上嗎？」

彈劾運動初期，「女權酷兒民主網絡」便在線上發起了名為「彈劾後，我們想要的民主」的連儂牆，目前已累積755條留言。有人寫：「民主從反歧視法開始」、「我來到廣場，是為了創造一個我和我的女兒們不再受到歧視的世界」、「民主從底層開始」、「民主從生態女權主義開始」；也有人說：「我來到廣場，是因為累了，卻還想做點什麼」。

來自不同背景、遭遇了不同歧視與污名、被認為是社會邊緣的人們，在廣場上留下了自己的故事。

這些故事反應在公民團體共同討論的《社會變革任務》中，這份任務清單被劃分成民主、經濟、歷史正義、氣候危機、醫療與養老、勞動權、工人安全、性別平等、新聞及文化創作自由、農村糧食安全、教育公平等11個大的領域，每個領域又拆封出10條左右的政策或法律修訂建議，共超過100項細則。

用李浩林的話說，這是公民組織的「下一章」。

問及是否對社會的極化感到悲觀，李浩林搖搖頭說，她並不同意「撕裂」這樣的說法，極右翼的興起，在全世界各地都發生，這的確是困難的問題，但極端的並不是倡導少數權益的人。她說：「行動者不能只待在自己的回音室裏。我們必須持續對話，努力和不同立場的人交談。」

她相信，廣場上的故事會留下來，那些作為個體的政黨人士，也聽到了每一個講述的聲音，希望故事會比口號，活得久一些。